

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曾为作品的幽默性兴奋过,然兴奋之后却有难以抑制的忧伤。由此便又想到他的《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读这些作品时,也曾为那个自名为曹杏花的瘪袋女人那为谷而来又为谷而走的命运,为洪水峪的杨青天和菊豆那种性爱的悲剧,有过更为深重的忧伤。一个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蕴有这么多一种悲天悯人的魅力,这绝不是偶合,而是作家表现人性的一种追求。在这些弱者生存的悲歌之中,是刻记着作家那晓人醒世的人文精神的。是这种精神,使作家的视野抛向弱者的群落,抛向人性的起点。学术界每论人文精神,总要将其源头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追向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其实人文主义并非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利。中国早在远古,以人性为标志的人文观和民主思潮就同君主伦理专制的思想在对立中发展着的。理论上中国的人文观始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孟子,而表现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又早于孟子出现在《诗经·国风》的一些篇章之中。这种人文精神发展到十七世纪,其成果就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了。这时理论上更有戴震等人,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发起总攻,指出它是「以理杀人」,并明确提出顺民之情(个性解放),遂民之欲(破除禁欲)的人文主义的主张。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之下,才出现《红楼梦》那样的具有强烈个性解放意识的不可朽之作。刘恒的人文主义思路显然就是这

张 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张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张 清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斋琐话 / 张清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13-3200-8

I. 小… II. 张…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946 号

小斋琐话

责任编辑 郝庆春

责任校对 田 丰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数 166 千字

印张 12.75

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200-8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目 录

- | | |
|-----------------|-----------------|
| 001 / 楔子 | 043 / 痴迷与顿悟 |
| 003 / 列车在丛山之中穿行 | 045 / 低调与强音 |
| 006 / 赤峰之夜 | 047 / 排交椅与沙里淘金 |
| 009 / 减岁十年 | 050 / 重读庐隐散文 |
| 015 / 凄切的琴声 | 055 / 走近叶广岑 |
| 017 / 五姐 | 059 / 审天恼人的人文思路 |
| 019 / 守岁 | 063 / 理与情的思辨 |
| 021 / 难忘的一九四九 | 066 / 忽然想到 |
| 024 / 老总陈其通 | 069 / 我读《百年苦梦》 |
| 029 / 进山 | 072 / 文思漫笔(上) |
| 032 / 雨中西山那片绿 | 079 / 文思漫笔(下) |
| 035 / 祭兄文 | 086 / 散文刍议(上) |
| 037 / 一双小鞋 | 088 / 散文刍议(中) |
| 039 / 小照钩沉 | 090 / 散文刍议(下) |
| 041 / 荔枝和马 | 092 / 小说不需要情节 |



095 / 压与抻

098 / 话编

100 / 小品振兴之路

102 / 读清诗小札(上)

110 / 读清诗小札(下)

118 / 艺林怪杰郑板桥

120 / 小凤仙缟素临丧哭蔡锷

122 / 从香菱学诗谈起

124 / 《康熙字典》批评唐诗

126 / 胡应麟盛赞《登高》

128 / 换个角度看探春

131 / 平淡出真情

133 / 联语及其醒世启迪

135 / 遥望南天慰林公

137 / 岁云暮矣多南风

140 / 祭王鼎

143 / 有感于张之洞成神

145 / 许攸与孔明

147 / 诸葛亮的斗争智慧

149 / 于无声中品戏文

151 / 年羹尧的是是非非

154 / 乔引娣心目中的两个公子

157 / 评价封建帝王的历史尺度

159 / 杨秀清和傅善祥

161 / 且说高力士与辛平平

163 / 太平公主其人

165 / 杂说兔

168 / 画虎谈虎与打虎

170 / 虎奶霸王与狐假虎威

172 / “年”文化的思考

174 / 重话“德本财末”观

176 / 话钱

178 / 小议商店的牌号

180 / 反差

183 / 圆筷子与尖筷子

185 / 审思两名学生之死

187 / 载与行

189 / 一个永不失值的除式

191 / 晦月余生纪实

楔 子

舍内有一书斋，名冠德馨。又因其方圆仅九平方米也称小斋。久之这特点之名便疾风而上，每有客至，只知宅内有小斋，而不知还有德馨之名，故小斋之名便自取正位。

001

小斋居阴侧，门通中厅，开门一转身便与中厅之电视机相对，正好浏览电视节目。门一关上可就堆在杂书丛中了，故离休后笔下的话题，不是观电视之所感，便是读书之所见了，自然也杂有记忆中的一些往事。这个集子编于文集之后，本属集外拾遗，可是这个拾遗并不包括小说，显然不是拾遗的全部，因而割断了同文集的联系，另起炉灶，名之为《小斋琐话》。

我的小斋可以同明人归有光那个南阁子、项脊轩一比。古时把有窗的小屋称为轩。项脊轩“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为了改善这一光照条件，归有光特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这是争取大自然的恩赐。而我的小斋，既不能、也无须那样美化，因为它是楼内的小间，有充足的电力。

项脊轩小，“室内方丈，可容一人居”。我的小斋可能比它稍大一些，也只能挤着摆下四把椅子。虽背阴，虽窄小，但二者皆

为藏书和读书之所，故其间充满了独特之乐。归有光面对着修葺之后的项脊轩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我的小斋则杂陈一些古今中外的诗文，诵则铿锵有声，品则意犹未尽。这大概就是一个在文坛上跑过龙套的人的情趣了。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有缠绵悱恻的亲情，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家居的喜忧，读来楚楚动人。我居小斋亦多家庭情趣。前几年外孙尚小，不时捧书前来发问，一到这个时候，小斋便成了宣讲堂，讲故事，说经典，孩子听得入神，老伴也不时杂以笑声。然好景不长，近来孩子飞进了大学，小斋也就冷落了大半。此后小斋的门脸只映有一双老人的身影，我同老妻或促膝共读，或割案同书，其情如蜻蜓点水，浮光而逝。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共品写作的甘苦。每当驱笔行至志士或先贤们辞世的时候，我的泪也会传染给她，这时便有一阵清风从空而降，它拥紧这双白发老人去共同品味这爬格子的苦香。但也有变脸的时候，当读书一旦在见解上同前人发生争执，这时的论辩者便是三人，有时我们夫妻之争竟强于同那些老先生的论辩。

归有光写《项脊轩志》是他离开南阁子之后的一段美好的回忆；而我写小斋却是意在介绍，希望读者从本文中了解我写作这块小地。归有光身居陋室自谓发现了奇景，可也有些轻薄之人讥讽他是“坎井之蛙”，对此归老先生曾用一个奇妙的反诘，在自嘲中予以反讽。然我却没有那样的勇气，自知这陋室中之所述，皆系了孔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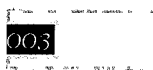


列车在丛山之中穿行

从北京取道赤峰回辽南，一是要重访告别了四十余载的故土，二是也想领略一番这条穿山路线的沿途风光。

列车从北京西直门站发出，掠过八达岭之后，便逐渐在燕山群峰丛中奔驰了。那正是七月中旬，凭窗外望，既可迎来扑面的凉爽，又可一览燕山雄姿，十分惬意。

燕山并不磅礴绵亘，而是塔松般的峰群，不分层次地汇聚。那数不尽的山尖，犹如上弓之矢，参差错落地直指云霄。在犬牙交错的峰巅上，蜿蜒的长城时隐时现。无疑那是明城，然，它是否燕城的旧址？视线冥冥！不可知了。但与山海关齐名的古北口和喜峰口就在这苍山之下。燕山虽与我的故乡互为比邻，我却从没攀过那些山巅，只是从史书中浅知燕国的既往，知道这儿是古战场，也听说过慷慨悲壮的传说。此刻穿行其间，朦胧中又听见了那山中的鼙鼓和号角，恍惚间也似见到了那山隅深处的戍楼，脑海里也跳出一些远古的武士，他们中有燕将乐毅，有宋将杨延昭，也有为人们唾弃的明将洪承畴和吴三桂。自然最鲜明的还是宋代的杨家将。相传这也是杨家将建立功业的地方。现在想来，



即便是旌麾所指，望风披靡，那也是些兄弟阋于墙之举了。据说这一带还有供奉杨家将的庙宇。如论史实，邓拓早用翔实的史料否定了那些传说。但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那些传说中的英雄，越演越奇，累世不衰。

如今在统一的版图上，燕山早已失去边陲卫士的意义了，可是它那英俊的姿态常在。我喜欢它那苍劲与浑厚的气势，也倾慕它那穿天的豪情。它是擎厦的柱，是消暑的峰，也是天然的景观。我的心早已飞出车厢，爬上那风光旖旎的峰峦了。

列车驶过承德之后，那伞状的峻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巍峨绵延的长岭。这说明已经穿过了燕山进入七老图山的沟壑了。七老图山脉虽无燕山那种挺拔、欲与天公比高低的气势，但它庞然凝重，犹如一条躬身运行的巨龙，时而脊背凸起，时而蓦地凹下，在变化中延伸，在曼舞中潜行。

车在飞驰，一座又一座绿色峰峦，似过眼云烟，嗖嗖嗖地被甩在后边。我赞叹大地上这些姿态神奇的盆景，也迷恋天底下这些幽亭美榭之中的屏风。这里有芳香馨然的鲜花，可惜只能见其斑斑点点；这里有飞湍直泻的急流，也只能掠视它那清新的洁容。山谷中最为醒目的还是那草丛中的羊群和牛群。由它们我想到了野鹿和虎豹，现在还有吗？凝望苍山，迎来的却是一片茫然。

就是这片郁郁苍山和葱茏的峡谷，一百多年以前，它是清王朝的皇家围场啊！列车奔驰在这片土地上，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一群策马扬鞭的红缨帽，他们放纵地要与列车同行。相继耳边也响起了飞矢离弦的刷刷声。那些骏马之上，有风流倜傥、不可一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也有色厉内荏的咸丰。不知道那些帝王想过没有，这种被咸丰的爱妃慈禧视之为怪物的火车，现在已经风驰电掣地横穿他们的围场，难道他们还能声嘶力竭地大喊“滚开，给朕滚开，不要惊吓朕的獐狍麋鹿”吗？休说圣威不可冒犯，此



一时彼一时罢了。

看着想着，不觉太阳已经压山。一瞧手表，快到晚上七点了。再望车外，山已成了漫漫的余坡。地势告诉我，列车已由河北进入了内蒙古，这里该是余峰与沙丘的接合部了。果然远处出现了骆驼，刚刚平静下来的心，顿时又急剧地跳了起来，恨不能立即放声大呼：“故乡，我回来了……”

赤峰之夜



虽说赤峰是我的故乡，但已无宗室，更谈不上家门了；纵然有些故旧亲友，却已都杳如黄鹤。因此从千里之外归来，下客车后的首要要务还是投宿。

在闹嚷嚷的人群之中挤出了站台，在那华灯缤纷的广场上，不由得神色愕然、愣住了。心想，我是下错了站？忙回头，但见站楼上，在霓虹灯环绕之中依然是赤峰二字。地方不错，而我这个自称为赤峰通的人却进入了迷宫。

我记忆中的赤峰，车站离市区还有近十华里的路程。少年时代，每次从省城的学校放假归来，得乘坐四轮马车，顺着一条石屑路，响铃当当、马蹄嗒嗒地跑上几十分钟才能进入市区。那时的赤峰只有六道东西走向的大街，街中各有东西横街。街两侧清一色是脊连脊的海青瓦房，即使偶尔有一所称之为楼的店铺，仰视空间，那楼也只能高过瓦房一头。而眼前之市容，新式样的高楼鳞次栉比，街道纵横，各种客车首尾相随，匆匆掠目而过。从广场背着站楼直视，丽灯斑斓，宛如从北京站凝眸崇文门。惊诧之余不禁兴叹：赤峰，你这四十年的变迁，游子归来，已经不知

所向了。这天晚上，是一辆接站的小客车把我拉到了一个大宾馆的。刚一步入接待大厅，几位前国家领导人为赤峰治沙成果所题的诗词便把我吸引过去。那不是真迹，但临摹得恰到好处，可惜抄词那个小本掉了，现在脑子里留下的仅有新柳锁风沙这一个笼统印象了。

我在乡音的包围中匆匆地登记，兴奋地上楼，可我住的这是什么地方啊？于是便自恃故人似的问服务员这是几道街。那个女服务员憨憨一笑，老爷子，您像是位老赤峰？

你有眼光。我也笑了。可是您离家太久了。

不错，四十三年。

看得出您是位老革命。接着她便讲起了赤峰的发展变化。当我再一次问这到底是几道街时，她向窗外一指：您看那辆开往老市区的客车，这儿离六道街口还有两站呢。说罢她便走去。

我由她说的“老”想到了“新”，思绪联翩，情不自禁地又出现了旧时乘马车进街的景象。那条石屑路的两侧是些膝盖高的瘦谷子，其间花花搭搭夹杂一些荞麦。如果是初秋荞麦开花的时节，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黄白相间，别是一番景观。只是别扬风沙。假如黄沙一起，天似浑浆，耳旁是一个闷雷，行路黄沙打脸，一到这个时候家家关好门窗，即使是白天，屋内也得点上灯。那是沙丘在搬家，不知又有多少瘦地要被风沙吞没。

记得有一年春四月，赤峰东元宝山下的南小庙子举办庙会。庙虽小香火特盛。百里方圆的善男信女都赶来为娘娘上香。一到这个时候，庙前高搭戏台，台下做买卖的也争相搭棚招财。庙会之前沸沸扬扬的人群忙了几天，不料庙会前的夜里一场风沙，第二天庙不见了，戏台也只能望见顶端的杆子尖。偌大的娘娘神威，竟在一夜之间为风沙坐化了……

想着这些悠悠晃晃进了梦乡。轻车熟路，我又进了旧时赤峰

的老爷庙，那个眯着眼手捋长髯的红脸关公还坐在正殿之上。他旁边依然是那个扛着大刀的莽周仓。在我将要走近那个文静的关平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个闷雷，我霍地爬起：风沙，又起风沙了？趿着鞋急奔窗前。但见街上纹风不动，路灯下的风景林静悄悄地绘就了一派夜的幽情，一辨识，原来是一家工厂的鼓风机开机了……



减岁十年

当代女作家湛容曾有这一命题的名篇，我重步大作家的旧境，实可为不折不扣的啃瓜皮。而我却是正路直趋，不仅毫无羞涩，倒认为如是拾遗旧日生活是得当的。那十年前的暮霭，一如远山的剪影，又像天边的浮云，有了它们的镶嵌，这方沃野的近景就更为清新宜人了。



减岁十年，我五十有六，其时正在这座小城操粉笔生涯。家就住在学校西侧一条甬道不足两米宽的小巷内。小巷窄是窄，可比起北京的“金丝”胡同和复州城的“墙缝”还是要宽的。一溜红砖墙，一色蓝瓦房。据说那是简易房，简易到什么程度？只要抬头一看房笆，就一目了然了。蓝瓦下只有一张油毡纸铺在板笆上，油毡纸又是次品，上边有许多洞口，晚上同孩子躺在炕上，好奇的女儿竟摇着我的头，让顺着她的手指去数天上的星星。

巷内共有两条如此的甬道，两排同样的瓦房。每排住十余户人家，每家各有十余平方米的小院。那些齐腰深的、五花八门的

土篱笆，就算这些教工之家的院墙了。说来也倒方便，任你站在任何一端，一放眼，各家的风光便可尽收眼底了。在当时这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即使住在这样的陋巷，也很知足，因为它比起那些住在整日不见阳光的干打垒之中的老师们，可算是得天独厚了。

所谓永不见阳光的干打垒，是第二趟房的后面，那几间泥座上堆土坯的简易房。它的前脸距新建的瓦房后山墙只有二尺宽的一条小缝。按理新房竣工之日就是它退役之时，不料就在它的旧主人乔迁之时，又有落实政策回来上班的教师。既然回来了就得有个落脚的窝儿，于是那几间已经贴了险房标签的干打垒，便又住上了新主人。

那时我这个教师还有顶兼差的小纱帽——工会副主席。按理兼职工会副主席是个有名无实的虚席位，不料专职主席空缺，且一空就是四年，这样一来，会员们的难唱曲就成了我的晨钟暮鼓了。别的不说，仅是那个家属区杂事就够我一个人忙活的了。几十户人家近百口人使用只有两个便坑的厕所，每天早晨天一亮那里就排成了长龙，有的老人家实在憋不住，不管有人无人就往路上便。且那便所三天不淘，粪便就要泛滥成灾；受浸染者就要嘶喊。一到这个时候就该我这个副主席行使职权了。我站在马路上去堵粪车，可人家嫌巷小进不去车，不干。这时又得笑着脸同人家讲条件：只要肯淘，大粪由我往外担。

小巷地势低，又没有下水道，一到雨季家家都要受淹。一次降大暴雨，巷内已经积水成灾，可祸不单行，岭东的洪水又都滚滚滔滔涌进了这块洼地。刹那间巷内一片汪洋，我在一片哭喊声中领着几个老师刚刚凿开通往学校操场的大墙，住干打垒的老师又在呼救，他们的后墙倒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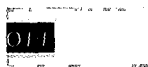
减岁十年，我家有件震惊小巷的新闻：在我那个腴大的小院里突然竖起了高过了房脊的电视接收天线。儿子从商店搬回一台十二英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左邻右舍不得不刮目相看。

说来也颇有一番新奇的余味。儿子违心地读了两年中专，毕业后读大学之心依然不死，权宜之策只有调到我的身边，边上班边复课，以备再考。当时他那个单位的商店赊销电视机，青年人好胜，回家同我们商量要赊一台，费用在他的工资中逐月扣还。他这么一说老伴的心就活了，三个人表决，我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了。就这样，从来连想也没敢想过的“庞然大物”一夜之间就闯进了我那两间烟熏火燎的小屋。

小电视进家不久，就赶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俄国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这部电视剧风靡一时，日间校园内争相议论，晚上我家的宾客就充门盈户了。客人来多少无从统计，只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位老师手持烟斗来看电视，不料被挤落尘埃，一时间无法拾起，只好用刻舟求剑的办法待机去拾，一直到那集戏播完客人走去他才去找。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满地找了个遍，烟斗竟然踪影不见。就在他扫兴地向外走的时候，无意中在外屋地上找到了他的“宝贝”，遗憾的是那圆鼓鼓的大烟斗已被踩为四瓣。

三

减岁十年，我的生活虽不算清贫，可成年得跟煤火打交道；生活在那两间小红房中，煮饭取暖全靠煤。可当时煤是凭票供应，质量又次，烧一半扔一半，常常一个季度不到头炉膛中就断火了。一到这个时候，就得求人花高价去买地方产的无烟煤。不错那煤



好烧，但煤味太大，或许煤中所含的二氧化硫过高的缘故，一捅炉子就呛得人喘不出气来。久之，凡是烧这种煤的或轻或重地都患上了气管炎，我和老伴的这种痼疾至今未愈。

那时这方土地的父母官，每逢春节，为了让镇民吃好年宵的饺子，每户总要供应几十斤上等块煤。尽管只是几十斤，那可是一大福利。

在教师堆中，业余为高考辅导班上课都称之为卖血。有一年的年三十上午九点我卖罢血，匆匆忙忙回到家，人还没进门老伴就喊起来了：还不去买煤块，下午煤场不上班了。

这可是件大事，有了煤块不仅年宵的饺子不能破皮，而且一家老小还可以暖暖和和过一个除夕之夜。于是掉转了自行车带上条麻袋便驰向煤场。不料一进煤场大门，竟被排在卖票口前那条长龙惊住了。那队伍也分不清是几排，密压压地拖出去一百多米。怎么办？不买吧回家不好交代，买，又得等到什么时候呢？在犹豫之中，情不自禁地也成了长龙的尾巴。从九点多排到十一点总算快咕容到窗口了，可突然售货处传来消息，说无货了，让停止开票。这下子可炸锅了，男人喊，女人叫，顿时间沸反盈天：

不是说保证供应吗？为什么……

这可是政府为人民办好事啊，可不能虎头蛇尾。

不行，走，找政府去……

在群众的呼叫声中，一位满身是煤灰的负责人出现了：大家别担心，政府说话是会算数的，块煤正在调运，马上就到。

哗动的人群被这么一粒定心丸平息了，接着便又是一番苦等。

那天直到下午两点我才把八十斤块煤驮到家，肚子虽然饿得咕咕响，可全家人的面孔上却都露出了一丝喜悦。